三朝野紀

三朝野紀卷之六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九年丙子正月丙閣溫體仁奏逮問知縣成德之母辱臣於長安門又持本聲冤於朝上命下錦衣衛打問已于午門前杖德六十發戍初德爲滋陽令耿介絕俗不善事上官偶處府廳積役府廳怒之揭於巡按禹好問開列多端証以貪酷致被提問及到京士民俱爲之訟寃長洲在閣時亦言之

至是好善再疏直言德係舊輔私人矣賴上不之
究而德母各處投揭至隨體仁與詬詈於朝門體
仁畏之乃具揭奏聞竟擢重譴至十六年起廢陞
兵部主事甲申之難母子同殉節死
曹欽程者以逆案問辟繫獄將十年同案之人
俱已正法獨欽程尙存遂爲獄中牢頭鄙橫無
耻每縉紳入獄卽需索萬端成入欽程亦如法
索詐成大怒拳毆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被傷
人共快之欽程後以闖賊破京釋放卽拜降賊

庭從賊而去不知所終

寧夏巡撫王揖馭下少恩一日於教場點兵下操適聞有解到賞軍餉銀軍士遂紛紛求發揖不許比夜揖入城至北門內軍士攔路求索揖命銷之衆軍遂鼓譟稱亂持刀砍揖氣絕仆地而死事在丙子正月從來邊軍多跋扈當元年甘肅兵變已戕殺巡撫畢自肅矣至是凡再見云

淮安武舉陳啓新上獨違時尙疏洒洒萬言其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於腐爛蕪

儒欲并科目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於午門叅進時上方行不測之恩威遂投契上意奉旨以爲敢言可嘉徑授吏科給事中吏部不能執奏舉朝無敢訟言惟劉宗周于條奏疏末及之言啓新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未可遽定其品一言投契立躋清華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何後啓新官諫垣二三年庸庸隨時未有非常建白卒以敗類索訊得罪眞覺名器可惜也

時有候選庫大使程品疏奏斥啓新之虛誕欲

廢祖宗科目之制是絕孔孟君臣之脈上怒着
刑部提問擬罪其人雖亦未必端品然此疏足
愧舉朝之容默者矣
命兩京三品以上於舉人進士貢監中舉堪任知
府一員五品以下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知府於
貢監吏民中舉堪任知州知縣一員送吏部除授
部中先舉在京各官所舉共二百餘員開列上呈
命量才選用初旨原令即授州縣正官遂大半以
營謀得之及部中類攷又復以賄為高下至有考

授丞薄者諸人始各廢然于是有志者俱不屑就究之亦未能得一人

劉宗周以特召至拜官工部右侍郎上痛憤時艱疏畧曰朝廷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武夫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廠衛司譏防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謟佞日長三尺法不申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

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及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嚴刑與重歛交困而盜賊蜂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勤限盡職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求治愈殷紛更四出致市井雜流咸得摻說抵隙以希進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積漸之勢釀爲厲堦幾于莫可收拾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矣奉

旨夫論事當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已鬧臣以馬價空匱議捐助宗周獨言不敢懷利以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罷歸至天津知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復上身切時艱疏畧曰往己巳之變有小人起而修門戶之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庭浸疏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繁欺罔轉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予之專政何

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等之失事而予之戴罪何
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
不聞以逗遛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
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廷臣之可幸無罪者
又何以謝蔣燔張鳳翔李邦華諸人或戍或去豈
昔之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耶
且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錄清節而臣
下多以曲謹容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
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此似忠似信

之類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皇上亦有所不覺矣又言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末又及時政最乖者數事以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責備首輔體仁謂其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且引唐德宗之不覺盧杞奸邪爲規奉旨責以比私亂政顛倒是非革職爲民已又上書體仁規其勿蹈江陵分宜之覆轍體仁不省

劉公前後立朝皆不滿一年而諫草甚多皆鑿

鑿名論纏綿懇惻不減賈長沙陸敬輿也已盡

選入名臣奏疏中但擇其切關時事者錄一二

於此云

大學士錢士陞疏進四箴一曰寬以御衆如天之

覆賢愚并包功過在宥大紘毋急六轡毋驟不嬈

不絿世躋仁壽巍巍蕩蕩大哉我后一曰簡以臨

下若網在綱要領獨挈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拱

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敝章光一

曰虛以它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填胸鄰鐵市虎載
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毋倚哀益
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偏務調詳審畏
卒佈始周或不凜時上昱不悅未幾遂以論駁武
生李璉疏議摟括富戶事去位
自武舉陳啓新上疏邀特恩一時長安遊棍章滿
公車至有徑請召對者武生李璉一跳至欲江南
縉紳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疏下閣票

嘉善惡之遂擬刑部提問以進御批改票爲程曰
上方欲開言路當以所擬太重耳遂改擬姑不究
嘉善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卽具疏言此衰
世亂政是使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與富家爲難不
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乞屏絕橫議毋使小
人因陳啓新之進以言利竊朝廷疏上而璉疏已
批下法司提問矣是疏則批云改票原欲申飭通
政何相疑至此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遂請告
歸去其官而用其言一疏之有造於生民者大矣

先是有經歷吳覲化上疏論雲南巡撫錢士晉
貪肆烏程郎擬嚴旨行巡按究問回奏士晉係
嘉善嫡弟羞欲借其弟以逐兄皆烏程之機械
也旨下而士晉已報病故事乃得解嘉善卒以
是去

錢已去位御史詹爾選先有疏論陳啓新之用責
備輔臣冢臣不能盡言執事復以疏言大臣所以
不肯言者以不肯去耳今士陞肯言矣肯去矣以
去就悟明主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即嘉許而疑

其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將卒驕惰日甚聖意恩禮過渥則疑過于右武穿札輿操觚並課人見紬德而齊力則疑緩於敷文免覲說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驟問日煩或疑明啓之刑書不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惴驅策之無常小人畏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策欷歔種種隱情有難殫述上怒甚命錦衣衛拿問特御門召對面詰如何是苟且詹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百

言抗對無屈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中璫在旁亦嘖嘖歎服上益怒命繫朝房候旨內閣揭救翌日旨下本當重處念輔臣申救姑着放了都察院議處初止議罰俸以議語涉誇并處主稿御史張三謨乃改議爲民

上以邊警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御史金光宸疏請罷遣上大怒於八月十六日召對廷臣是日下午恰值風雨驟至

閣臣部院侍立雨中至以袖障雨上召兵工各部
堂入屬聲云而今要練兵買馬製器械諸臣唯唯
上云平時都說口子是好的而今却從口子入了
平時都說有兵馬准備而今却沒有這是甚麼上
聲色俱厲風雨聲亦復雜沓久之獨召僉來前上
云你疏是甚麽樣主意你們科道官到這時候亦
不說何利當與何害當除還說這套話光辰云臯
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實心任事所以有這番委任
但這些事體別有委任武官一發好卸擔了上屬

聲云事到如今你們文武官員可羞可羞金云臣巡按河南時見皇上能撤內遣以為是聖明第一美政語未完上即云不要是這等說連說數聲金又將文武官員話頭中說一遍上云本該重處以後再有這樣的定要拏問徐云該部議處諸臣仍賜茶果而退

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同時遣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諸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劉

臣默然是年昌平陷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爲內應者

命調各鎭兵入援總兵劉澤淸至河間擁衆不前疏言東撫李懋芳格標兵不發上怒下部議懋芳革職其實標兵三千而劉兵萬餘不相涉也自此以後總兵非復督撫可制而澤淸更爲跋扈云至壬午之警王永吉爲東撫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上所原反得歷薊遼總督不知三千兵從來如此當時撫臣所値有幸有不幸也

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督援兵出師而以爵
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北兵至
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但尾其後而
已北兵將去沿途括樹大書各官免送四字二人
慮敵退後且罹重罪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北
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
日梁亦卒後下刑部議罪梁擬斬張免議以烏程
之故時謂張死亦不幸矣
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寢殿拆毀兵退後撫按

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祖陵門扇海馬獸頭耐
路樹枝悉行括損有旨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
復究竟而閣臣反以事平敘功加恩時新拜三叅
句容孔貞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加太子太
保
邊警時適當鄉試屆期遂停不舉至事平後改十
月初二日爲初場　日揭曉
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素制當黜借明綸以
媢妒嫡妻陳氏現存而王氏居然冐封許重熙僞

士非祖敢居下以訕上實錄未成而五陵注畧先
刋行世葢温體仁乘文何二相旣去以倪為二相
臭味必欲擠之去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因
以京營總督鈌誘劉孔昭令之出疏奉旨下部看
議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去再娶王氏皆名族女非
以妾冒封竟坐冠帶閑住議許除名禁錮不足明
罰宜下法司窮治體仁擬旨三上不允從批許重
處着革職後孔昭不得京營缺特復操江缺以償
之孔昭前此已忝戶何侯恂以媚温矣

時上銳意取法世宗命近侍遍買坊間刻本如見聞錄等項遍注畧初刻亦買進登御覽中有誠意伯襲爵事頗致譏貶上覽而賞之孔昭聞而懼遂因叅倪疏而併及許閣部俱擬窮究上終不允云當時謂倪爲今之韓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邪人之視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耄猶留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年蠅頭小楷手不絕書惜未竟其事而齋志以歿也

黃景昉主北闈試以馬之驥爲解元下第者吹索

字句投揭陳啓新出疏忝之景昉辨疏言吏科無
衡文之責啓新非能文之人上以御筆塗吏科句
意可知矣部議竟以褻字不雅議罰四科景昉降
級其逢迎啓新如此

方流賊蹂躪中原官兵攻之總兵曹文詔斬獲獨
多然以勇而驕爲賊所陷没壓盧象昇總理五省
孫傳庭巡撫陝西與三邊總督洪承疇協力勦賊
孫久居邊疆習行間事慮身先士卒忠勇有爲率
關外兵一再破賊而孫洪亦時時以捷聞闖王已

誅蝎子塊已爲盧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羣盜擾
河南北者三年來河千里雞犬無聲賊旣無可掠
盧又合大軍於中原羅而殲之寇已少衰及以邊
警調各兵入援事平卽改用盧爲宣大總督洪爲
勦遼總督而寇復蔓延矣老回回爭盤踞鄖襄間
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
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六合懷寧望江
江浦所在告警烽火且及儀揚巳自尉氏至登封
至汝南復入河南豫撫陳必謙輕撫被誘幾以身

洵爲按臣楊繩武糾劾解任削職以王家禎代之兼總理川湖山陜督剿事務後亦以無功而罷邊將祖寛勇敢善戰滁州五里橋之戰殺賊近萬人總理盧疑多平民雜其中有無辜之嘆祖大怒盧以巽語謝之亦不能釋然也後洪調祖入陜剿賊祖擒闖賊高某并其妻以獻其部下李自成收其餘衆復自稱闖王闖部下又有張獻忠者榆林人初號黃虎至是自稱八大王而天下事自此覺盡於二賊矣山西廵按張孫振叅學臣袁繼咸㚇

肆贓欵有旨拿解來京究問兼責撫臣吳甡何以
薦劾互異吳甡同奏言繼咸清公自矢學行兼優舉
薦自出公論繼咸到京因疏訐按臣之狥私囑托
事事有據三晉士民亦羣爲袁訟冤上察其非誣
命復繼咸官逮孫振下獄問遣後繼咸官至江廣
總督國亡被執全節而死可謂不負上恩矣孫振
以南渡時諂附馬阮復官官御史謀翻逆案誅鋤
正人與袁宏勳同爲一時之臣憝云
左都唐世濟疏薦霍維華邊才戶科宋學顯糾之

奉旨逆案中人不許舉用屢有嚴旨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舉大臣如此欺蒙小臣如何底止着革了職刑部提問吏部謝陞因奏遠臣謬薦匪人臣在病失於查參蓋二人原同心阿附首揆薦維華原出體仁意使世濟先言嘗試陞僞爲不知其狡如此及奉嚴旨問罪遣戍體仁亦憚上嚴不敢爲之地謝亦以此失上眷去位矣未幾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中及逆案之周昌晉因大理寺副孫杰疏劾亦命逮喜臣問遣刑科王都又劾刑

侍郎章光岳在通政時請逆案中有枉者辨疏許其封進御史水佳允有疏請吏部將逆案中有不平者明告二人皆當究處部覆光岳引退佳允以別事處免議都又劾吏尚田唯嘉當王永光借題遷才唯嘉即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光岳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櫆徐楊先虞廷陛裴天陛六人夫世濟專臣薦一人而拿問薦二人六人者宜何如時田方新經簡任眷遇正切召對出疏示之諭不必置辨

蘇松學臣倪元珙回奏據道臣馮元颺鄭州周仲璉中文大約言復社之士文行相先並無把持武斷之事陸文聲作奸犯科憲檄拘提逋逃在外懷恨入都借復社發難耳有旨復社結黨恣行所關世道人心不小倪元珙狥州縣申文扶同誇詡都着議處元珙等各降調是時復社主盟首推二張張溥張采鋭意矯俗結納聲氣間有依附借名者未免輿論稍有異同烏程當國因惡諸正人欲爲一網清流計正思借題生事文聲本一無賴見陳啓新

之拔用遂效尤建言希圖進身故借復社爲題迎
合政府而蘇州推官周之夔業以漕事罷官恨及
二張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濁亂
一時皆溥來爲之倡政府狥其意皆票旨嚴究大
開告訐之門同時又有常熟奸民張漢儒奏訐錢
瞿二官事

十年丁丑正月張漢儒者常熟邑民奔走於諸大
家爲門幹後又投充糧衙書手以事犯革遂并不
容於鄉里不得已棄家入京遇有同邑陳履謙亦

以事犯在京出入縉紳之門因相謀議欲許奏豫撫陳必謙暨縉紳某人以報私怨而以錢謙益瞿式耜二人爲首輔深仇遂草成奏疏開列多欵先於朝房呈之體仁體仁首肯顧其注毒在錢瞿且恐人多則起上疑因去陳與某而止參二人投通政上之體仁竟擬嚴旨着撫按提解且以不行糾察責令回話旣下刑部究問贓欵又發撫按詳鞫屢問屢駁株連不已虞山困營謀求解於曹璫曹故王安名下也以所作安碑文爲証曹覽之泣下

乃盡力爲之營救而陳履謙復獻詭賍出首之計先具一匿名揭有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云虞山貴四萬金托周應璧求欵于曹烏程即具容揭入奏上以其揭示曹曹懼甚自情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琨定招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確証應璧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彰著曹璫奉旨嚴究大加搜訪備悉履謙父子奸狀擒到厰衛訊問招出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併伊父子揑造欵曹擒陳和溫六字又改和爲擊等情歷歷有據

獄上張陳王俱廷杖一百立枷死烏程亦放歸蓋由曹嘉發其奸知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瀋之首皆其主謀前此總憲鷹霍謀翻逆案尤其指使也烏程每與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方擇日移居疏上邀宣諭郎出矣淄川已票留御筆書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不意方食失筯人心稱快錢瞿旋各坐贖徒去

烏程既去又復枚卜綿竹劉宇亮進賢傅冠陞禮

部尚書韓城薛國觀原左僉都御史陞禮部侍郎各兼東閣大學士旨下着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有與至發容者勸且稱病至發云無恙賤體頗康直至半年後一日偶有宣賜稱首臣至發遂卽日廷謝編修吳偉業疏言願至發以體仁為鑒體仁學無經術當練達朝章體仁惟習諂諛則當矢志光明體仁狎暱小人則當嚴杜讒譏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褒忠孝毋効其泄沓偷容毋似其游移飾詐近日辦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

夫體仁有唐世濟吳振纓之徒叅贊密謀有陳履謙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已何言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也

南祭酒許士柔以撰原任左都高攀龍贈官誥命爲輔臣張至發糾其違式命降二級調用故事兩制專屬詞臣而贈官誥文則誥敕房中書據爲職掌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以中書撰文未盡善也

每請詞林名公爲之崇禎初元褒贈死難諸家誥
文盡出詞林手獨高忠憲誥文雖作而以軸缺未
領至是閱八年矣其家請補給仍錄許原撰文以
進時已奉旨申飭不許用駢體文中書官遂抉摘
其制誥獻之中堂至發以許爲倪黃之同年友方
爲時忌正欲引繩披根特揭參之遂奉嚴旨忠憲
誥命亦遲回不敢請矣大司寇鄭三俊給諫何楷
各疏言皇上自處撰文違式者耳非謂高攀龍之
清忠勁節有煩擬議也始得旨另撰文補給

東廠緝獲福建泉州府吏員許馨來京打點爲興泉道曾櫻謀陞浙江按察使央考功葛主事文選郎中說分上有元寳八錠奉旨各犯下鎮撫司嚴究曾櫻革職拿問曾居官清執忽有此事衆共疑唉御史葉初春爲訟言之撫按亦爲之稱寃漳潮總兵鄭芝龍疏稱櫻廉明公正龍感其德代爲之營陞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上已鑒悉准令櫻復官起用芝龍圖功自贖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其父故泉州府吏也曾受知

府蔡善繼恩芝龍聚衆雄行海中時浙有李魁奇廣有劉香與芝龍爲三桀再起爲兵巡道以巡撫熊文燦命招撫之芝龍以桀故屈意投降題授副總兵鎭守漳泉惠潮地方魁奇爲香所誘犯浙江及南直芝龍用計擒斬之香亦相繼爲芝龍擊敗走死

特起楊嗣昌爲兵部尙書時方守制疏辭不允令奪情視事舉熊文燦爲四省總制專剿流賊文燦撫閩以招鄭芝龍成功至是亦主議撫張獻忠等

遂詐降投誠文燦信之授之以官獻忠跋扈愈甚刦殺自如撫議卒敗文燦遂以庚辰年伏法死

河南巡按張任學疏云臣書生也於龍威丈人之秘雖無所窺而以二十五年之學問爲皇上練此勘亂之經綸以答祖宗養士之報誠自信於中矣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乞下部院集議將臣改爲總兵官行當四征寇□雪國恥而復生民之仇云云奉旨下吏兵二部都察院集議以爲御史改總兵實從來未有之事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署總兵銜

爲便聖旨以任學忠勇可嘉准改授署都督僉事充河南總兵官

按張係乙丑科進士四川保寍人由知縣考選御史先巡鹽浙直再差巡按河南自請從戎可謂慷慨直前之丈夫或者謂其本欲謀得巡撫故請從戎不知此時中州撫鈌人皆視爲畏途竟可不謀而得何必改武銜然自改任後仍未見有殺賊奇功踰年竟以失事逮問亦見當日任事之難矣

上以任丘清苑涑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命逮問責撫按不劾爲溺職先是有固安知縣秦士奇撫按遣官奉旨搜私宅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戍大同僉事劉彝鼎因撫臣薦疏批旨云彝鼎貪污狼藉着會同監視參來重處遂逮問遣戍蓋實由中璫毀之也自此外任官皆不得不以調停大璫爲事矣先是丁丑年又有潘益達白慧先皆近畿縣令中旨命御史參奏提問

十一年戊寅三月初七日皇太子出閣講學閣中

先期題侍班曲四人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講讀六人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二人楊士聰胡守恒侍書二人中書朱國詔黃應恩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不能兼也且應恩既充正字又充侍書皆以至發不諳衙門規例故惟應恩攘之耳項煜楊廷麟各上疏願讓黃道周奉旨不得矯讓至發揭辨云道周清品意見少偏如近疏有不如鄭鄤語夫杖母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

謂元亘輔導乎時鄭獄尚未成章此揭者黃應恩
也給事潙元颺疏言道周至清無徒數忤執政項
楊二臣退然自下爲大臣者正應嘉嘆而至發一
揭大不快其言并還怒道周何也至發出揭辨又
上世風宜挽疏累數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
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鄤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
廷是非之公爲一已環草之私又云一二人焉建
壇坫執牛耳自命於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
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

又請禁投刺往來自今士大夫門帖可羅席盡可
塵夫人而能爲廉也夫人而能爲讓也而推重於
溫體仁頌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或言此疏
亦出應恩代草
本兵楊嗣昌之父鶴以三邊總督逮問遣戍至是
嗣昌叙功復官給誥命舊例贈郵誥命中書撰文
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力洗發進呈上塗抹
發下令査職名議處淄川欲一公揭申救孔句容
曰去年許士柔事正與此同彼時未申救今奈何

救之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我自救之連上三揭上不允御批云撰文自註職名新經申飭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非各不相掩蒙寬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爲何如應恩着革爲民嗣昌亦上疏救不聽旣而大理寺副曹荃疏叅首輔幷應恩納賄諸事件奉旨首輔素矢清愼何得牽誣應恩刑部提問

鄭三俊爲刑部尚書適當科臣宋之普以馬豆事叅戶部尚書侯恂下獄先有讖言爲三俊與侯恂

皆東林與友必且屈法狥私上入其言獄上果多

爲徇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

昇先具疏稱寃盧昔爲鄭司屬素服其淸公也繼

盧上疏者不下十餘人應天府丞徐石麒疏尤剴

切閣票回話法收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

批云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

閣中擬旨進卽批出

時當考選行取官旣集推敲詞林臺省雖據官評

而亦別有營私者陳啟新疏論其事奉旨指實回

奏又旨下吏部將訪册進覽特處圖多濫狥者鄉
貳中姜逢元王業浩開住科道中傅元初六人開
住孫晉三人降調劉含輝等十一人降級照舊赦
新回奏指涇縣尹民興江都顔允紹及同鄉預定
之陸自嶽部覆各降處用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
推共二十二人輿論譁然與推者各懷不平獨成
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辭朝赴南京吏部任去矣
二月十一日御經筵畢召詹翰諸講臣顧錫疇等
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為得人諸臣各以

大意虛對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
勇不得與考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蒙狥徒
淸亦不能濟事至成朱二人則李建泰以下同聲
爲之稱屈上命起序立有言獨奏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言須可行行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
折一年這個行得行不得楊廷麟奏自溫體仁之
薦唐世濟王應熊之薦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
仁應熊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求保
舉之效得乎上爲色動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

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為閣臣至發兒女親家前任
濬列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
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上曰誰沒
有兒女親家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敕撫按勘臣與
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於此則治臣罪上諭
以不必與辨對畢出
次日黃堂周余煌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而田唯
嘉亦有疏直攻楊廷麟云成勇輩各為同鄉所引
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廷麟以推

部之涂必泓係江西人特借成勇天麟爲口實耳至龔明楷係伊同鄉萬谷春保舉臣且叅革并谷春降處是以根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公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傳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還着明白具奏十六日御日講面諭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諭余煌昨諭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語煌對行不得此疏如何不載又越日御門畢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此豆墻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推諉巧爲彌

縱屢奉批駁覦法愈甚但念別無賍賄姑着回家
聽擬蓋聖明不樂受言特不欲恩歸於下耳
姚宗典曰凡日講講畢附論時事一段猶省臺
之條陳也先文毅進講在己巳庚午間時入夏
始兌粮阻凍閘河須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
之祖制十二月兌粮二月開幫五六月到京交
納七八月向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或不改折
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若使斯言果拂
聖意亦必面賜誚讓如余煌矣乃歷庚午至壬

中値講又三年蒙恩如一日何旣貰之於生前反繩之於身後蓋時嘗請恤枝先臣者實多以例無可駁乃摘其講讀之謬駁之冀以此斥先臣也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甯以尅削致軍變應熊力庇之舉爲四川巡撫至公然形之揭奏云維章臣畏友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後以賄敗時無敢言之者

賜士聰回奏疏下又參及史堊巡撫淮揚署巡鹽

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有旨着回語莛奏臣孤立寡援屢奏奸惡向年文震孟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震孟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曾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二語故士聰借考選尋便以線索二字誣陷臣也士聰復上聖主神明燭弊疏列唯嘉納賄事欵奉旨提其家人下錦衣衛究問唯嘉旋以此去巳又逮其子敬宗下獄同家人田登第等俱問邊衛充軍仍追贓充餉

南科張焜芳復疏叅史萓巡鹽贓私狼籍等事御
批云史萓鹽弊多端比匪擾利大干法紀與汪機
俱革職并吏雖承吾俱拿解來京究問萓以十月
十二日得報隨卽赴京潛入薛國觀寓謀定乃投
獄上疏辨謂昔年以叅劉鴻訓錢龍錫為朋黨搆
陷并及楊士聰馮元飈諸人又言焜芳為中書炳
芳之兄向來旨意洩露皆炳芳為之疏下閣擬票
上發改再三最後擬楊馮俱革職焜芳提問上不
許御批云不欲牽累多人乃票焜芳革職候訊上

提書吏余伯和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構造欲設謀相陷也蓮奉旨行查後巡監太監楊顯名回奏為之彌縫惟於交際六萬兩則云臣不能為之諱以故蓮久稽獄中未幾邊警至此案遂不結蓮竟責死而事始釋張至發因曹箋疏參連疏請勘奉旨卿連疏請勘心跡愈昭何足與辨云云張乃上疏求罷云臣佐理無能當去諸世無術當去竊位妨賢當去一去而掞路清羣擕息朝議不至紛紜天憲不至屑越娓娓百言終篇無一病字昔所云賤

體頗康者果於此疏見之奉旨有同籍調理語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然以首臣去位成例照然而百金之賞半裁行人之送復罷撥席漸輕往規又一變矣張去而孔爲首至六月中亦卽放歸票旨亦同僅賜路費五十金彩叚二表裏而已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對六部問邊事本兵楊嗣昌奏有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曰此事孟子言六國兵爭事今大司馬彰九伐之威當明春秋大一統之義奈何云此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

上聲色俱厲又言楚撫余應桂用將官事嗣昌言
應桂任御史時曾有疏叅臣父臣今不敢以私心
駁其所用之人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未幾嗣
昌入閣應桂就逮其轉移甚秘人不得而測矣
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候考諸臣親賜策問勦
寇需兵養兵需餉屯鹽採鑄難取近効搜括加派
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此又□□抵邊不犯而退
是何狡謀各悉心以意見條對欽定取曾就義朱
天麟等五員爲編修張縉彥汪偉等五員爲簡討

王調鼎熊維典等一十二員爲給事中李嗣京等二十六員爲御史閻嗣科棠樹聲林蘭友詹兆恒爲南道御史其餘並授各部主事時沈迅張若麟但授刑部蘇壯巳陞同知成勇陞南吏部先出京不與考旋以涂必泓言援成勇爲南御史後以論楊嗣昌奪情入閣革職逮問越數日上又傳諭吏部將曾就義等條陳擇可行者各酌議具覆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對策中言百姓之苦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郎稍從派以濟軍需未

爲不可上喜其説遂擢第一詞林未幾即有練餉勦餉之加

五月火星示變上於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并諭各衙門素服修省樞臣楊時昌嗣方倡款議遂借星變援引前代事疏奏云科臣何楷疏駁之云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説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説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説也其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

更不知其意所指斥何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爲者即得旨不必深求是時傳田貴妃與中宮不相能上亦久不見中宮故嗣昌疏中隱伏挑激語爲何疏叅破嗣昌隨有辨疏其詞甚危而於市賞招撫之說絕不一及蓋前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說者謂楊之大用實借徑於田貴妃以後有悼靈王事嗣昌疏請持誦華嚴經時方在楚中督師僅隔旬日而疏至益信其交結有自云

六月十八日召府部卿寺院官集中極殿考閣員
親俞趙云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金星晝見已
逾五旬四月大雪凍斃人畜朝廷腹心耳目寄托
臣工有司舉劾㸔尤易起枉直難分冠尙未滅勦
局難更□□生心邊餉久欠民貧旣甚正供尤難
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操守清謹者又多自儆遂
非必須處著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
濟時其悉心條對先因會推三次俱不愜上意至
是拔兵部尚書楊嗣昌戸部尚書程國祥禮部侍

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大理少卿范復粹俱入閣辦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時尙在制中也當日舉對者三十餘人天方大雨對畢命題已近一鼓多草草了事蓋上意已定特以考爲名所最注意者獨嗣昌程則以房號蔡則以牙石二字得上心耳范與方不過其携帶者耳房號者借合京貲居一季之租及天下會館住者亦出修理若干刻爲可得五十萬其後咸畹勳臣巨璫聚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崇文宣武兩入街列之於中以備驚出而除道者將培修外羅城不及取石築建議用此然用大費而二費浩所得不償失也二臣之受知止以此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報丁憂上命料理候代員缺該部速推有不拘在籍守制之旨部因推凛新甲往代時新甲亦在制中嗣昌欲援以自解也於是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言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衞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繼毋憂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待闋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衛鉞之柄今盧象昇提心泣血以俟奔喪又忽有并推在

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孝爲臣者可以不忠也夫人遺其親必不利其君壞於家必不成於國嗣昌在事張網溢地之說欵市樂天之說才揣畢覩又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裡指忌指馭說蔓描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並走亦何益於負重者乎其一疏言頃會推陝新甲聞其丁艱猶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則知其

所易批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冒斧鑕之難難於
冒鋒鏑今諸負氣節敢直言者半棄不録欲使諸
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豈可得乎
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
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之途者也天下即無人臣
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楙負塗者袂不祥
以玷王化哉其一論遼撫方一藻引隆慶迺市故
事今日情形之不同者有五事之不同者亦有五
即款矣成矣以覩甯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

者而謂欵□之後可撤兵以討寇乎因又言兵之不可撤者有十乃諸臣其爲欵局陰設不得不欵之情恫疑聖衷陽設不得不欵之形擔惑衆志遵撫旣無成謀而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而外受算於遼帥三窟分營鬼技干出不幸而成則逃責於朝夕之間貽釁於三年之後掠蟒王以除膏斧幸而不成則委過朝端謬稱築舍安受禍敗以自爲是是豈臣子所爲乎是時內外合謀已陰遣聽者周元忠往來商度此事矣惟此一疏直書

斥之
七月初五日上召對廷臣於平臺先召吏部尚書
商周祚侍郎董羽宸責以會推閣臣多濫夠次召
戶部署部侍郎許世藎諭以備邊要多備儲糧再
次召兵部楊嗣昌問邊報各路情形嗣昌對此時
或無大舉又問流賊情形嗣昌對洪承疇用兵久
漸有成效孫傳庭亦有才用兵動支屯課不待勦
餉尤爲難得次召刑部尚書王命濬諭以刑獄之
事只是情法理處公慎又諭獄情宜疏通保候各

犯宜速審結次召工部尚書劉遵憲侍郎李覺斯
諭以南北城工等宜速完次召都察院左都鍾炌
僉都徐爌諭以考核諸御史宜嚴肅須憲綱未見
遵行次召少詹事黄道周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
無聞時從經筵中畧知一二無所爲而爲之謂之
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枚卜
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道周奏天人只是義利
之辨臣三疏皆是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爲一
已之私所以自信初無所爲上曰前月二十八日

推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且說厄於時會何也道周奏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皆有疏恐涉嫌疑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奏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止叫做廉不叫清道周奏陳文子不能強諫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而未仁夷齊大節可觀所以說他是仁上曰你可說仁智勇就是清任和亦多牽強道周將仁智勇誠明之義辨說一番因言綱常名

教禮義廉恥皆根本上事如無根本豈做得事業奏未畢輔臣嗣昌出班跪奏道周論皆止爲奪情起復原非常理臣會具疏再辭若綱常二字臣不敢不剖明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古來列國君臣可以去此適彼今一統君臣爲臣子者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祖宗朝非其人不奪情臣控辭不獲命意詞臣中必有博通經義者可以代臣力言回天問道周爲人所宗意必有持正之言

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絶望鄭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開言義當退避未有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皆嗣昌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委覺非體望皇上用道周而放臣上曰這疏也不爲奪情近日人情各有所爲道周奏臣爲一人之私只用緘嘿自取富貴何可與他對辨上曰你無端汙詆大臣又以大題目說他不得不辨道周奏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于今五十年

無一事不可對君親上曰既如此又說不如鄭鄤道周曰臣原說文章不如上曰你說陳新甲走邪徑托捷足何為邪徑疏中軟美容悅叩頭折枝者是誰道周奏人心正則行徑皆正邪則行徑皆邪新甲在蜀中聞命辭謝往復須八九月不得來盧象昇又不得去嗣昌在司馬堂則可在政府則不可嗣昌一人為之則可呼朋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上曰朕正要再問鄭鄤五倫盡絕許曦等等說他罪狀甚明雜職到有公論道周奏臣若有

心功名富貴只當附和說鄭鄭不孝豈不能取悅正是臣無所爲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讜語面諛之人多故臣不得不言上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奏少正卯心術不好臣正無一毫私上曰前以爾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道卽賜環前日署天仍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不圖這樣恣肆道周奏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的話

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張佞口起去罷道
周叩首起復跪奏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人臣在
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是在君父前讒諂面
諛者爲忠耶忠佞不分邪正不明矣何以致治上
曰不是輕易加你這個佞字問你這邊便遁在那
邊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梧就當斬道周起
諸臣各叩頭退上又召回諭曰朕不才不能感發
諸臣公忠爲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不
文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

之寡昧即朕之愆尤關係國運世道人心今一等
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總簡用一
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何如今□冠還
易治衣冠之盜却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
典閣臣以下皆承旨泿道周降五級調外任
同時疏論嗣昌奪情者自何楷林蘭友外又有修
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奉旨降三級調外任南
京兵部何書范景文等公疏請允嗣昌守制召還
黃道周何楷等上責其朋謀把持查主稿何人景

文再疏認罪命削籍爲民南道御史成勇疏言臣見嗣昌疏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今即就其言詰之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耶信如其言是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

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華人類化而爲禽獸不止也上責其黨同伐異命遠問先是道周疏御筆票擬處詞昌擢其復用也急務張若麒上疏言道周脩六藝以文奸言務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顯行其引類呼朋之計又有老癡之赤幟旣拔山魈之纖態難藏等語未幾若麒遂以刑部改兵部矣至壬午年寧錦告急若麒奉旨閱視遂臨催戰以致晉沒師中關城之變麒屈膝投誠得受僞官其人本末如此

張若麒旣營求嗣昌調部有日矣御史涂必泓忽出一疏言刑部所司民命而人多厭薄之是以司官强半皆鄉科任之偶有一甲科輙調別部豈司

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書爲令刑部官不許更
調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出平賦役疏謂鄉
紳隱匿賦役遺害小民內有鄉紳豺虎等語有旨
鄉紳豺虎等語據實回奏若麒乃指莊應會范良
彥袁宏勳奉旨俱行撫按速問若麒初意因與同
鄉高宏圖爭一庄田搆怨將指及之或告以宏圖
立朝大節忤璫去位萬不可誣誣之必干若麒大
不便不得已以三人充之袁范皆巨惡袁尤逆黨
襲局之魁也然張之爲此實涂疏激之使然涂與

楊廷麟同鄉同年遂疑楊實使之後與嗣昌比所
以修怨於楊者不可解矣
戒諭皇親駙馬不安分義受投獻覇占者許科臣
糾叅又諭周奎田宏遇袁祐尤非他比宜先率禮
爲諸戚臣倡袁與田係貴妃人也袁妃居翊坤宮
田妃居承乾宮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遠甚祐亦
謹畏與宏遇相反宏遇好結納縉紳皆樂與往還
承乾宮鋪設皆宏遇外備古玩時器及壁間字畫
無不精好妃又洞曉音律管絃琴奕色色皆工間

侍上鼓琴聖情悅豫上因誇于國母曰后獨不能
此乎國母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績且曰妃
從何人授指法上色動妃自言妾母所教遲數日
妃母入宮實能鼓琴上意始解
武淸侯李誠銘慈聖太后神宗生母內家也上以國用
匱乏爲變閣臣薛國觀首謀勸借言在內惟戚畹
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淸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
萬金李氏初不在意督之日急武淸死督其子國
安國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房屋俱行入官有一女

字嘉定伯之孫嘉定請命于后后云人當患難自無絕婚理但取此女歸勿擕一物也請戚畹合詞請覺不允戚畹遂乁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又見慈聖于空中上大悔悟諭停追比武淸侯爵房屋祿米仍頒給焉

上初年崇尙天主教徐上海教中人也旣入政府立進天主之說將內殿供養諸銅佛像毁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視之王指九蓮娘娘現立空中歷數王爺毁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淸云云言訖而

堯上乃痛悔前事頻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
不願人知等語幾不成皇言時閣臣皆從外入不
諳文義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曾舉以諷諸臣至
此何仍憒然
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於卿寺科道等官
不拘常格推補臣部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
日于別衙門填補蓋指惠世揚吳甡也末云職方
一司素冗之極時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
久推不至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車駕主

事添嘉祉等到任無期請飭吏部遴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翌日吏部題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東駕沈既調即上疏條陳選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敵所至輒陷請于定州蠡縣廣平河間等處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有多欵此嗣昌具覆盛稱其言可用請改迅科員有旨沈迅着改兵科給事中

九月　日以邊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留督天

下勤王兵入衛初三日漏下二鼓傳聖諭平臺召對盧卽策馬夜詣都門平明入朝上諭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幣兼問方畧如何象昇奏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撫這都是外廷議論又曰勦口與勦寇不同鄉宜慎重先是樞部曾以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喻口宜撫上云此與三苗不同三苗止負固不服口乃凌犯天朝矣云撫議實出外廷信有自矣十七日嗣昌赴軍中會議盧面折之曰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日象昇叨承劍

印長安口語如風倘唯唯從議則袁崇煥之禍立至兇麻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將忠孝胥失何以藏顏面於人世乎時嗣昌並在制中不覺色戰心作奮言曰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劍當從學生用起矣盧曰尚方劍當從自己項下過也不能藏敵正求易以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某所知也已復以手書折之云若濟獲封疆之事剖胸中有如許怪事始終不向君父一言倘閃鑠奸欺到底當瀝血丹墀無言不盡也嗣昌自刻中樞集備載盧

書想其良心亦有所不能諱不覺自暴其罪矣於是嗣昌益用術沮定計置之死地矣編修楊廷麟疏言東西從約墻嶺失事楊嗣昌主款之誤至此極也因策事之可憂者在外有三在內有五且言督臣盧象昇以養寇責樞臣言之痛泣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政宗澤隕恨陛下宜及此時正言款之罪諭督臣集諸路援兵別其強弱以分險易及今一創當必不敢再犯凡天下之功不成於智而成於愚愚者之才不生於功而生於學陛下毅然內斷先治內以

治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疏上命改兵部主事赴象昇行營贊畫

十一月初七日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入對是日大風霾久之上傳俟風少息進見諸臣叩頭畢上曰在內之賊深入南方關外又報有賊作何剿禦錢糧平時壓欠今有警一月費折色三十萬本色二十萬作何措置接濟有旨着回奏來旨久言調度方畧紛紛不一至言錢粮無措則有言令在京官民合助者有言令在京官與親識商人借貸俟

皇上財用有餘遣之否則各官回家變產遣之科
臣范淑泰獨奏戎事要在行法法不行而憂餉則
天雨粟地湧金何益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法淑
奏云今□臨城尚無定議不知是要戰是要款上
問主款之說何來對言外邊有此論議又言凡涉
邊事即報一切不抄傳外邊皆以爲諱上曰關係
機密不許抄傳若塘報如何不抄傳上命閣臣卿
等過來諸臣平日營私不實心做事有實心者又
憂讒畏譏不敢做所以如此若平日用心只以朝

廷之事爲事焉有不濟之理可將諸臣面奏的同
商酌奏來樞臣嗣昌奏盧象昇先言欲南去留高
起潛在京防守已又言奉旨會同似難獨往仰請
聖裁或留或遣上曰象昇一人豈能獨剿嗣昌奏
三協撫道守令須得人因及推舉之難又言設處
錢糧無策欲權開事例行之南方上曰親民官取
償於民不可開其餘斟酌開來
十一月初十日兵陷高陽原任少師大學士孫承
宗死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人

童稚其同死者三十餘人諸子皆被儒服素鍜礪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鈐四郎秀才鉻五郎何賓司丞鑰尤奇偉善騎射曉兵事城陷之日鑰解衣血戰死於城下鈐戰敗不屈死鈐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三郎鈐之子秀才之璟被執詬曰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與汝曳至老營見其神拜而起即援手大罵而死鉻之子何賓丞之洁鑰之子之濂與六郎錦七郎鑰皆戰死城下鉻被重傷臥積屍中家僮候某自任邱逃歸見之脇中三矢

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能言果負之歸城南庄見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主屍于圏頭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槥斂以粗布而鑰鎘二屍終不可得事聞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恤賞國者格其事久之部始題覆僅復官予祭葬或曰高陽令雷覺民首輔薛國觀私人也盡逐平日守城官兵尅其餉以致城陷事敗逃匿國觀所長孫錦衣之澇詣闕籲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故卹典不獲全給

孫公在天啟時督師關門鎮守有功以忤逆奄而罷已巳之役復起原官出鎮二年邊警頓息又以其爲諸正人之領袖也搆而罷之至是城破殉難完節全歸亦何憾哉

首輔劉宇亮請躬行視師上命革總督盧象昇任聽勘以劉往代十二月初六日上御平臺召見守亮奏謝言原題督察驅勦畿輔雲晉惟賊是求非敢獨當一面今奉命代總督未免是一面之任不能督察諸方上諭鑒卿忠悃定可成功故有此委

任行間有一總督賜尙方行事無以復加如止督
差驅剿不過是監軍豈有監軍用如此大臣楊嗣
昌亦奏請行上曰一時輔臣無遣兩員之理諸輔
薛國觀等同奏首臣宇亮初具揭時臣等咸言事
體重大且兵將不相習還該斟酌上以成命已頒
未便收回劉出未幾終以無功罷歸時謂同事者
有意逐之也

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盧象昇率兵逐口于賈庄兵
敗死之時盧雖擁總督虛名兵寡餉缺呼應不靈

既奉革任聽勘之旨時中樞爲難必不相容因親
率兵尾敵索戰追逐十里手砍數級三鼓遭營□
兵大隊圍賈庄稽中對面不相覩大帥虎大威猶
能認盧力挽其馬盧以鞭擊其手不肯出圍縱馬
血戰自辰至午矢盡力竭左乳忽中流矢方拔矢
出鏃已復腰中一矢左右股各中一矢胸後右腮
面門各中一刀遂歿于陣從殉者義男顧顯掌牧
楊陸凱二人至十五日副將劉欽始獲其屍贊畫
楊廷麟逃至真定東關新年二月二十八日始克

大斂距死之日已八十日矣同死者衆屍枕籍不可辨盧以首戴白網巾故識之總監高起潛匿不以聞贊畫報至上曰大臣陣亡豈不可惻恨其調度舛錯不准予卹蓋入楊嗣昌之譖也于總張國棟報至兵部嗣昌欲緣飾逗怯之狀上聞國棟不肯嗣昌大怒欲刑之國棟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力戰而以爲怯何可誣也始愧而釋之

廷麟之題贊畫也因其疏忤本兵兼以沈張之憾故相比爲謀實欲假手于盧以殺之盧未出

師之前遣廷麟之眞定與孫傳庭議事不及於難敗衂報至嗣昌首先問曰楊翰林死否報者止判贊畫不知翰林爲誰嗣昌再問曰楊贊畫死否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嗣昌爲不豫者久之嗟乎敗報之至正國事危急之日宜何如震慴失措乃止訐及私仇未死者欲其死已死者欲飾以罪大臣心事如此

盧公爲吾郡宜興人少年登第夙負英畧兩任畿輔府道卽以知兵聞迨爲七省總理所至剿

先士卒斬獲甚多賊亦畏之相戒不敢犯盧家
軍自盧去而賊益猖獗不可禦矣使當日終以
剿賊專任之必能成功調之于邊已不能竟其
用又以中樞之齟齬厄而置之于死地竟使人
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十二年己卯正月北兵自臨清分部東下掠破章
邱等縣直趨濟南城中新兵皆叛劫德王府開門
迎敵以德王殉於城下左布政張秉文叅政鄧謙
副使周之訓運使唐世能知府苟惟善同知陳虞

允通判熊獻知縣則歷城韓承宣臨邑宋希堯武城李永芳博平張列宿茌平黃建極章邱高仲光等皆死之焚掠數日又出濟南向東北所過攻城惟武定不下連破鹽山慶雲等縣復回哨破海豐已由青山喜峯口出塞前後　月破順天二縣保定九縣河間十一縣真定十九州縣順德六縣廣平四縣濟南九縣兗州二縣東昌七縣共七十餘城已數東省失事諸臣罪案以撫臣顏繼祖雖奉命守德夙事虛怯削籍聽議後竟逮問同薊撫張

其平總監鄧希韶總兵倪寵祖寬等三十三人俱棄市順撫陳祖苞先服毒死其子編修之遴以丁艱請上追恨祖苞未正法命錮之遴永不敘用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部覆如議繼祖遂認定汛地僉謂敵無越德而南之理不意兑由東昌破章邱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畧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恇擾鼓譟挾餉繼祖懼急以數千金犒其望而兵遂不可用繼祖疏申言原派不許

離德州之語嗣昌力排之竟及於禍劉宇亮既自請督師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兵將皆觀□所向以爲趨避多蹂踐居民至安平偵者報敵至皆相顧驚愕擬趨晉州城以避之晉州知州陳宏緒素負韜畧閉門不聽入城中士民亦歃血爲誓不許延入一兵劉大怒傳令箭且將以軍法從事宏緒復語督師以剿敵爲任今□將至正建功之會奈何反欲入城卒不聽劉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寃至願以身代知州之死者不可勝

計宏緒得以輕處降四級調用上乃煩疑督師擾
民矣
劉既由晉州而南行間大帥多尾□不敢擊亦不
能擊劉上疏言之其末帶言劉光祚嗣昌與國觀
謀以此去劉乃票光祚軍前正法旨到日諸大帥
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況原疏中罪原
不至死適有武清之提劉乃置光祚於縣獄而復
請之并上武清提音奉旨倏參倏叙殊屬乖藐着
九卿科道看議嗣昌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致參

差必不能正法而遂劉之計行矣部覆劉宇亮冠帶閑住陳啟新言晉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考功之法未盡於是改議革職爲民國觀票旨仍候事平另擬此楊薛二人主謀排擠搆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究之五案定而宇亮奉旨免議聖明亦知其無大罪也

張獻忠既降復叛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南關援剿總兵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竄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肩一箭

中其指于弓靶獻忠愴惶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力前格之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追剿之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於王家河戊寅正月初九日破穀城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遠遁本營釋甲歸朝附百姓其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遣可望遁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有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擔當撫之二月良玉至襄陽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獻忠來見執之文燦曰殺降不

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爲援益無忌私鍊士卒鑄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己卯春叛形昭著左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强留良玉飲餞稽延時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資糧入房山部署已定文燦始出令進兵良玉恚曰督臺縱虎貽嵎使我攖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即冒暑進討遇伏大敗良玉乃列其事於朝樞輔楊嗣昌劾之以十一月逮文燦付法司擬罪至庚辰十月棄市次

年復逮總督鄭崇儉下獄以縱兵擅回失誤軍機爲罪擬辟以五月棄市其罪實輕於文燦竟同罹大辟論者爲鄭冤之

樞輔楊嗣昌疏議州縣召募鄉兵須專訓練之任或更府佐一員爲將領州佐一員爲守備縣佐一員爲把總裁訓導之一爲武職府率一千州七百縣五百其工食或量於地畝或取於牙行或富義之捐貲或殷民之絕產設法通融以倣古時文武相兼之制上俞行之工部侍郎張愼言疏言其不

便者數事上命責成撫按詳議究竟徒滋騷擾未能畫一奉行也嗣昌先又有考試生童必兼試騎射議鄉試副榜准作恩貢送入國子監行積分法其數視正榜之半先一日發榜以杜私弊俱允行後副榜貢至京送監但考一二優等便以科道自居卒之未嘗用一人得一人也次科乃停不行

御史王聚奎劾陳啟新緘默失職上責其妄下都察院議處僉都李光春議以罰俸上不悅竟謫調外任以吏部董羽宸不能駁正奪俸六月上怒光

春不已能黜之然啟新之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採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之語上不悅諭輔臣曰處分可矣管他甚刀筆八月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賜尚方劍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一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陛辭賜晏平臺後殿復賦詩以寵其行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馳至武昌申明軍令鼓舞將卒一時赫然

有賊黨劉國能來降國能者陜西諸生衆亂推為
帥至是降于嗣昌嗣昌造其壘信宿而返國能感
動傾生嗣昌先遣兵搜捕李自成自成跳入雒陽
深山中不可得而均州賊帥王光恩亦未降嗣昌
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謂可倚以辦賊疏請於上
拜為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永吉為軍前
監紀次年二月復賜內帑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
騮馬一乘騮馬一嗣昌駐軍襄陽乃調各路兵會
剿　時老囘囘革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

人分屯南直英霍潛太諸山寨犯安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屢却賊每避兩軍賊多購蘄黃人爲間或攜藥囊著蔡爲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爲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毒流四境

十三年庚辰正月考察天下官員東廠緝獲賄册進覽命掌科阮震亨掌道周堪賡同奏吏部尚書謝陞疏參震亨通賄敗類有據命下震亨竟死杖下又逮劣處貪官浙寧布政姚永濟等三十七人

下刑部獄究問先是丁丑外計永濟以錢銀積欠部覆爲民浙省在京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等五十餘人合詞保留稱永濟居身廉慎核弊嚴明爲泛來方伯之冠乃准降級管事至是又以貪處若追問前此保舉之罪不知何以解也

仙居知縣過周謀爲薛國觀門生托同鄉吏部員外熊文舉營轉禮曹令文舉之父貽書入京隱語餽國觀五百金時文舉方奉陝西典試命未還京也送書人爲東厰緝獲上聞國觀疏辨命逮文舉

父下獄究問文舉具疏爲父代罪不允與周誅俱

遣戍

文武品官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緊

服獅子上至是重行申飭武臣三四品俱照制服

虎豹至內臣從無定式葢直擴之洒掃服役之末

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尊止於正四品間有賜

蟒不過舊衣之賞賚耳是時上取山海經進覽採

取各種獸名定爲服式以天騶爲極品識者謂至

尊左右環列異獸葢不祥也

庚辰三月十五日上御皇極殿策諸進士上乘步

輦降殿階從容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上親閱試

策論禮部傳臚展期十九日傳旨召進士楊瓊芳

等至會極門中使執名册傳呼某人等四十八人至

文華門外序立上御殿諸進士行五拜三叩頭禮

畢上諭曰爾等前日所對策切實的固有浮泛的

亦多特召爾等四十八人來問滅□雪耻事爾等學

問之功既久時勢之感又深各將胸中所見明白

奏來如切實可用朕不拘常格用諸士承旨起過

東遍立中捧一黃綾函傳御題十幅即面諭語每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報姓名對上注聽甚殷執御筆書錄數語或有名註圈點者分十班對畢行禮出二十日傳臚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及第又傳聖諭昨召諸士奏對明爽者趙玉森姚宗衡劉愃孫一脉嚴似祖着授翰林黃雲師周延儒宣國柱周瓛李如璧授科員馮垣登陳純德陳羽白魏景琦吳邦臣授御史稍明者董國祥顏渾張洲繼葛奇祚錢志騶張繼呂陽盧若騰蔡肱明田有

年授吏兵二部司務郎行察鉄塡補初闈中照例進十二卷上命取餘卷至刑三皆以十二卷進共至四十餘卷皆一一召對親扳數人藻德北通州人自言三次守城功上心識之遂扳第一壬午冬復以面對稱旨超拜詹事入閣旋正首揆甲申之變不能殉節為賊夾辱而死負恩甚矣

上以考選不列舉貢傳諭吏部將廷試就教舉人貢生二百六十三人吳康　等悉照進士選授部寺司屬推知等官此係特用後不為例於是與選

者遂豎黃旗竿稱御進士此一奇也然卒無一人有用可副破格特恩者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布政司都事黃道周有學術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周孔等語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狥私藐法俱着緹騎逮問工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之上怒甚命廷杖廷秀一百道周學龍各八十俱仍下刑部擬罪國子生涂仲吉復上疏言道周清忠苦節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

奈何出漢唐主下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併劾通
政司施邦曜過抑言路上怒逮仲吉廷杖一百邦
曜革職下道周等鎮撫司打問逼供同黨鍛鍊甚
酷乃指數員塞責因及通政馬思理編修黄文煥
吏主事陳天工工部司務董養和中書文震亨俱
下獄有崑山諸生朱永明持百錢貽仲吉亦在繫
中刑部司官吳文燦遲案不上廷杖六十革職爲
民諸人杖皆不死得錦衣郭承昊調護力也刑部
尚書李覺斯亦革職爲民一番具招一番嚴駁淹

滯獄中一年餘至宜興再召片語回天始得解網事詳後卷是時武陵亦已自盡矣

大學士薛國觀冠帶閒住給事中袁愷再疏劾其納賄有據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刑部侍郎蔡奕琛等並免官又逮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下刑部究問時株連頗衆旋遣緹騎逮國觀到京賜自盡籍沒家產入官國觀初與嗣昌比謀去劉宇亮遂正首揆並無忌憚任用私人王陛彥通賄賂于外怒老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不爲用揑洩旨事參之皆

斃於廷杖兩人之家遂密緝其納賄事件報於東
厰令其事件密聞於上上心動久矣適史蓮死所
藏多金爲布置地者皆入於國觀周楊二家嫉蓮
之家人出首事已上聞錦衣衛提其長班鞫問供
吐甚詳國觀疏辨猶稱楊士聰之參史蓮別有緣
故又稱蓮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爲黨人報復云云
已而奉旨議處私人王陛彦下獄部覆國觀閒住
出都之日賍私纍纍用車數百輛兩家復聳邏卒
具事件密奏聖心益怒特旨王陛彦即着會官斬

決而國觀復逮凡招上或斬或絞卷中已詳奉旨止云即着會官處決今陛彥招未成裁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後吳昌時之斬奉旨亦與此同人謂陛彥之罪實由昌時設謀構成故天報不爽）國觀逮至候命外寓而勒令自裁之旨下時已高臥家人報錦衣賫詔至蹶然曰我死矣倉卒覓小帽戴之宣詔已畢俯首不能出聲自裁後緹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旨准收斂並懸梁者凡兩晝夜云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一日流寇李自成陷維

陽福王自殺先是河南撫鎮分汛禦寇總鎮王紹禹主守雒城賊在宜陽永寧殺王戮官紹寧即揭報撫臣且盟在城各官分門堅守羅劉二將營於城外十九日賊至羅劉戰敗賊遂抵城下二十日力攻一日至更餘有呼喊於城上者兵士盡譁先報執三守道索糧王府中人開北門放賊入守道王允長知府馮一俊鄉官尚書呂維祺篆寺副邢紹德俱不屈死賊入王宮執福王將擁戴之云神宗皇帝原有意傳大位於大王王叱之曰我從不

聞此語何敢背義造誣賊又請王諭肇王不可賊遂以繩進請王自裁王又叱曰任汝殺我賊遂共縊殺之自小內官崔升勸王寧死勿屈抱王至死不去幷見殺兩承奉告賊以棺殮王屍亦即自殺賊盡焚王宮留十餘日資粥以食飢民又考賞秀才於二月初二日乘城開營一路上會山一路上汝州刼掠滿載云云後授書辦邵時昌爲總理統守睢城閱一月後巡撫李仙風至孟縣誘執賊將以兵臨睢城時昌開門迎入仙風遂以恢復奏聞

言福王受驚病死旨責其欺飾逮下獄論斬二十四日上御乾清宮召閣部科道諸臣入諭曰朕御極十四年國家多事復遇饑荒流寇猖獗近且攻陷維陽福王被害夫親親仁民仁民愛物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真當愧欝泪俱下閣臣奏此係氣數所致上曰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召兵科張縉彥命將河南事奏來縉彥奏福王遇害是真遇害時有內員環泣不忍去上問何名縉彥奏是崔升又問世

子有何人跟隨縉彥奏聞有王府校尉數十人上長嘆泪下因奏福王身死社稷葬祭慰問都宜從厚上曰說得是因召禮科諸臣曰朕欲差一員前去各奏來李𠊱奏督師出兵一年有餘惟初次有瑪瑙山一小捷今遂寂然須另遣大將帮他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如何照管得到你們亦當設身處地李𠊱奏正因其照管不來故請再遣上曰已遣朱大典便是大將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樞臣陳新甲旁立急應曰自秦來不自川來言至

再蓋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上召新甲諭曰卿部職司調度須爲朕執法如姑息悞事皆卿部之罪縉彥奏睢封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焚掠甚慘急須賑濟上曰朕即措發諸臣叩頭退即傳諭駙馬都尉冉興讓太監王裕民禮科棐高標前去河南慰問世子詳察福王宮眷存亡及殉難官民人等除前發賑濟銀三萬兩外御前發銀一萬兩坤寧宮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翊坤宮二千兩太子一萬兩慈慶宮一千兩慈寧宮皇祖昭妃

五百兩毕考定妃五百兩賫去支用

二月初　日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屠王府官民人等數萬人先是嗣昌在本部時議練兵十餘萬於各邊特加練餉之數至是即撥練餉爲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嗣昌進勦張獻忠獻忠出戰墜馬幾被擒逸出逃入瑪瑙山中嗣昌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兵四出抄掠不得糧者歸即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國能將之前行僞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其不意縱火大

戰擣其營壘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縈等送襄陽獄獻忠挑藤墜岩澗逃士卒直走四川隨又困之竹溪房縣大兵四面匝圍無毫髮間隙可容片甲遁去而蜀撫邵捷春與嗣昌不相合又聽讒殺戰將楊茂選軍士皆怒於是夔關失守賊復逸出部署稍定復返湖廣假稱楊閣部兵至坐乘八轎併民扛火藥文書印信皆同道府不疑延之入城城上火起賊盡入合城鼎沸獄中者俱出與之合先攻襄王府執襄王坐之堂下獻忠勸以卮

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之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
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因
縛王殺之隨焚其屍又殺貴陽王常法等四十三
人承奉門國鼎等八人知府王承曾保福清王常
澄得脫督輔楊嗣昌在荆州聞變懼禍遂自縊時
三月朔日也監軍楊卓然以病故聞上諭部院嗣
昌雖二載辛勞一朝盡瘁有瑪瑙山等諸捷不能
掩闖獻鴟張兩藩罹禍名城屢陷殺掠頻聞雖病
故還着九卿科道會勘議罪

先是熊文燦檄僉事張大經監獻忠軍大經初至爲陳說禍福獻忠頗爲致敬及文燦措置乖方獻忠遂拘大經爲質大經悔爲文燦所賣鬱鬱死於房縣山中獻忠駐扎穀城時知縣阮之鈿多方調護士民賴之獻忠叛之鈿瀝血書絶命詞於襟仰藥死其破襄陽也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首置印於案自縊死推官鄺曰廣被執不屈死嗣昌之初出督師其輜重盡裝入大航中寄於固始縣庫死後知縣時敏盡取之以歸不下數百萬敏以此營升

兵科甲申降賊後先爲鄉里搶掠其半乙酉之變盡行燒燬併殺其身焉今其子且不免負薪矣嗟嗟此皆民脂民膏也天意豈容若輩安享哉

蜀撫邵捷春爲楊嗣昌疏參奉旨差官旂逮問捷春夔關之失不爲撫非然在地方實得民心軍民因閧然遂散官旂蜀王爲之疏請奉旨朝廷大法豈容百姓阻撓邵捷春着巡按差官護送來京下刑部究問坐以失悞軍機決不待時斬旨未下而先一日報卒上疑有洩漏情弊并處該司官

自邵捷春得罪後繼之者爲陳士奇但清謹而無禦亂才故蜀事益不可爲矣蜀紳初舉臬司馬乾者得民心有邊才宜推爲撫當事以其爲乙榜也故抑之而別推噫此何時何地而猶拘資格耶

諭吏部凡遇侍郎巡撫員缺須將資深翰林同推各部侍郎仍許兼侍讀學士惟巡撫不許於是推詹事李紹賢爲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未幾又推原任祭酒倪元璐爲兵部侍郎

刑科胡周鼒疏言外戚張國紀所紀懿安皇后事
當日岌岌可危今皇七子降生宜加聖后徽號上
以其無端突發疑窺伺宮幃令回奏旋革職下獄
內閣范復粹奉旨淸獄因奏各犯官六十六名內
而尙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督撫司道府
縣等官無不畢具如原任尙書侯恂傅宗龍府丞
戴澳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炤給事宣國柱耿
始然御史成勇魏景琦兩司范邑彥賀鼎司屬倪
嘉慶孫嘉績熊汝學朱國壽朱日𡾰諸犯各殊幽

沉則一當下部作速清理又特舉原任江西布政
朱之臣總兵劉光祚之才乞復光祚官起用奉旨
朱之臣准還職劉光祚准軍前効用
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報擒獲江海大憝黃尙忠得
空船四十餘隻爲總兵王之仁守備湯夢復之功
蓋尙忠不過海上販鹽之徒非寇盜比也撫臣聽
信將領妄報邀功從此海上日多事矣上諭吏部
以時事多艱佐理須人舊輔周延儒張至發賀逢
聖俱忠猷未竟各起原官入閣辦事着該撫按官

敦請就道三臣各具疏辭不允閣中自戊寅年特
用楊嗣昌等五人後己卯年又用費縣張四知滑
縣魏照乘蘄水姚明恭三人庚辰年又用德州謝
陞井研陳演二人自　谿病故韓城得罪武陵督
師出其餘相繼去位是閣中止范張魏謝四人而
范亦旋引告矣一時諸輔皆無有當聖意者衆推
宜興才智可以仰副且林居以來又能化洛蜀之
異同皈依衆正優容敗類於是庶吉士張溥禮部
員外吳昌時輩爲之營謀涿州舊輔與商邱桐城

輩亦極力資通於內璫竟得召用雖幷及張賀二人而意則專在周也故二人到不久亦即罷去時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掣肘臺省是非許直至爲棘手矣

蓋政府自烏程之後繼以淄川韓城皆祖述故智娟疾賢才盈廷重足久無樂生懷矣宜輿甚憂之惟濟之以寬首引用先朝故老如劉山陰鄭建德輩召還言事遷謫科道復詿誤舉人廣取士額釋漕白欠解戶併蠲民間積逋赦宥戍

罪悉還家再陳兵燹歲歉地減現年兩稅蘇松
常嘉湖各府許以次年夏麥代漕兌將佐功罪
賞罰不踰時至卹死褒忠等事尙期期不予者
皆朝報夕下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污得沐宿霽
臨荐之快又特請撤回監視璫差停止廠衛緝
事尤爲不易得之數使天欲平治則循此不變
豈非救時宰相郎繼美國初三楊無愧矣乃美
不克終竟使身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諭吏部吏科曰朕惟足國貴在阜民強兵要在擇

將今國用日煩民生日困朕心如傷每議足用則
必取之於民言卹民則又慮詘於賦國與民無並
足之方矣建牙設鎮不知凡幾推轂徒勤登壇罔
効豈以天下之大竟無明習心計謀裕折衝者乎
朕拊髀側席未獲一遇意者數求之道未盡也今
特開裕國足民科奇謀異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
而趨有以自見至訪求考驗徵辟選舉更須良法
務期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
該部科詳議規則來行

四月差勲臣朱純臣戚臣劉文炳禮臣林欲楫擕帶曉地理的往南京會同守備太監南京禮部官恭詣孝陵循行察勘附陵三十里地方及龍脈經行之所俱不許燒灰作窰并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并察勘時有奸民誑奏地方居人侵傷陵脈者故有此遣上先期御中極殿召閣部文武諸大臣面詢再三各賜坐宴於殿上又賜欽遣三臣路費采段

蔣德璟曰中極舊名華蓋嘉靖中易今名前即皇極後爲建極雖相連而中極特爲高闊上實

座別團刻金龍形諸臣就席時上以齋不用酒止用茶計十三人人各一席席各三十餘器皆御膳所蔬菓甚潔精非光祿寺蔬也上坐覽文書司禮大璫旁立時睨承旨而諸臣左右坐宣德後久無此禮矣祖制宴羣臣多在午門文華門外惟郊禮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內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德中召宴萬歲山廣寒殿嘉靖中賜宴西苑不聞侍坐蓋正統中坐禮久廢矣今上十三年始議行之而中極自國初賜宴親王外未有也

上既遣三臣往南成國時總督京營戎政印因疏請帶印往南又請帶京營兵千人護行托言道護糧艘北來相機剿寇上已許之部科俱疏言其非十八日上復召諸臣入諭三臣曰勘陵重典

三公正卿帶千兵不爲多但須嚴禁騷擾成國因言諸臣阻撓上曰他們說的亦是地方供應難且既有勳防京營印不須帶去若言勦寇不將勘陵事悞了糧船北來此去南去亦難兼顧京營印外面亦行不得只交協理侍郎收了

蔣德璟曰將部科疏並入成國甚以阻撓爲恨若各將疏意發揮幾成聚訟上一出不言有疏但戒諭再三嚴禁騷擾並解其京營印諸臣見其言之行不須再鬬口彼此無爭形跡不露居然杯酒釋兵權作用也

北兵圍祖大壽於錦州塡濠毀塹聲援俱絕有卒

四人間出云城粟足支半年苦乏薪耳傳大壽語宜以車營逼之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待援未決奏聞上憂之召問中樞陳新甲計將安出新甲求退與閣臣侍郎等酌議請遣司官面商於承疇時有七可憂十可議之奏祈皇上察報國遣郎張若麒往行營酌視若麒謂急戰之便相持數日官軍大敗則自若麒之催戰爲之旋逮若麒下獄擬罪五月赦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兵討賊九月宗龍率兵至新蔡與保楊文

岳之兵會賀人龍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紿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初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官兵至盡伏精銳於松林中諸賊悉力死戰諸軍星散宗龍率散卒且戰且走次日至項城賊追及被執至門下大呼於門曰我秦督臣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毋爲所紿賊啞宗龍龍大駡曰我大臣也死則死耳宗龍遂遇害自是山陝無復寧宇矣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總兵等三萬趨河南自成聞之率賊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城復陷喬年被執見殺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涂仲吉各擬煙瘴地永戍葉廷秀邊戍黃文煥分別配杖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永戍上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蒙戮者當此生死之關不敢

不存一難慎之心敢仍以原擬上疏入允之
黃景昉撰黃公行狀畧云江撫解公陞任薦僚
屬疏側下部不足勞萬幾聞有僉貼其旁致上
怒者遂得杻逮之命比入獄廷杖擬罪嚴駁
聲息洶洶莫必其命余爲拉同鄉蔣德璟等謁
謝德州請之謝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
色總承韓城薛炎之後餘威尚震武陵雖出督
師柄得進參宜督遂入爲中樞同憾公前疏刺
骨同年費縣井研交誼漠如滑縣且下石矣宜

與周公新召至崔喁喁望丰采諸名流力慫恿之婉代開釋得免死改戍周公又於講筵平章他疏馴語及公余與蔣公同贊其說初冀得脫戍幸矣竟復原官實出望表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天下亦以是亮周公焉

三朝野紀卷六終